

大都会

DA DU HUI

俞天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DA DU HUI

大都会

『大上海人』 长篇系列之三

俞天白 著



一九九七年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445993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都会/俞天白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5

ISBN 7-02-002407-6

I. 大… II. 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143 号

责任编辑：陶良华 高贤均 常振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3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 插页 3

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7.80 元



作者像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 单春宝 装潢承包商聂金贵之妻,二十四岁
- 费颖珍 与单春宝同来上海、以表姐妹相称的打工妹,十九岁
- 聂金贵 单春宝之夫,装潢承包老板,二十九岁
- 汤弭波 经济学家,跨世纪 CIS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五十四岁
- 方 况 中南证券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四十五岁
- 高 娅 汤弭波之妻,医生,五十岁
- 汤小芷 汤弭波之女,斯汤伦服装公司业务部职员。二十七岁
- 居不易 画家,四十岁,汤弭波之友
- 陈 荪 小芷的男朋友,政法记者,二十八岁
- 陈匡植 经济师,大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五十四岁
- 裴鸿祥 汇通银行上海分行常务副行长,四十二岁
- 朱 瑶 四十岁,大达银行信贷部主管
- 陈 蓓 三十岁,陈匡植之女,日本东洋银行上海分行职员
- 万锦标(小万) 泥水工,工人代言人,二十四岁
- 龚振龙(小龚) 聂金贵徒弟,二十四岁
- 小 吴 木工,二十七岁

小 蒯 木工，二十岁

小 凤 外来妹，如意旅馆拉客女、暗娼，二十五岁

丝瓜筋(史焕金) 沈家桥无赖，三十五岁

卜广东 美多芬自选商场经理，四十二岁

麦湛恩 中南证券公司总经理，四十七岁

郭秉臣 山东半岛舒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四十八岁

时景熹 自新疆倒流回沪的无业人员，四十五岁

赖晓澄 中南证券公司电脑员，麦湛恩的妻弟，二十五岁

范子明 中南证券公司上海营业部交割员，二十五岁

项珩芝 中南证券公司上海营业部资金保管员，二十九岁，麦湛恩情妇

谈玉如 方况之母，七十四岁

方石圆 方况之父，九十六岁，旧上海证券经纪人

裴静玉 方况之妻，四十岁

钟斐芝 汤弭波邻居，五十八岁

郝其荣 钟之夫，某文化公司负责人，五十九岁

郝俊明 钟之子，毛巾毛毯厂下岗的机修工，二十九岁

张小翠 安徽打工妹，二十二岁，与郝俊明同居

老 莫 公安人员。三十岁

尉 安 时代·巴赛家化公司德方代表，博士，五十四岁

马格丽特·萨蒂娜 尉安前妻，犹太人，五十四岁

鲁道夫·格鲁克(高鲁博) 五十三岁，时代·巴赛公司德方总经理，博士

高鲁博夫人 五十岁

河野莪一郎 日本东洋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五十岁

- 褚婉敏 八婺经济开发总公司总裁,三十六岁
- 鲍宗淦 褚婉敏证券交易代理人,化名“毛金因”,四十岁
- 申公满 时代家化联合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五十二岁
- 陆桂珍 申公满之妻,退休职工
- 潘子渔 时代家化工业社创始者的后代,老厂长,区政协委员,八十岁
- 庞福康(庞爷) 中国八达实业公司总裁,四十七岁
-
- 张静江 旧上海证券界人士,政客
- 赵林士 旧上海证券人士
- 孙天孙 同上,政客
- 戴季陶 二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政客

作者简介

俞天白，浙江义乌人。1937年8月出生。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

自幼接受中国传统的家学，并曾参加农业生产。1956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专科学历，曾任《萌芽》杂志副主编、《沪港经济》杂志总编辑。

1956年开始创作，但主要作品写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先期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创作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苦难历程的长篇系列《吾也狂医生》、《氛围》、《愚人之门》、《X地带》等长篇小说；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都市生活，特别是上海城市命运，著有《大上海人》长篇系列《大上海沉没》、《大上海漂浮》、《大都会》、《金环套》等。

10/10

目 录

- 一 从十六铺码头到中南证券公司。聂金贵找汤弭波,经方况介绍,就这样成了一对商业伙伴的 1
- 二 在新居施工现场,汤弭波发现不少问题。对付这些乡下人真的需要有些强制性措施的。他立刻想到了居不易 17
- 三 拆东墙补西墙,聂金贵拿到这一笔预付款,可怎也补不了墙上这许多窟窿,难怪他这般怀念小凤 26
- 四 麦湛恩的绯闻,郭秉臣的乘虚而入,都使方况感觉到,他将卷入一场无法把握自己的漩涡 38
- 五 汤弭波的创意和他的跨世纪CIS公司。他历来追求与众不同,但从来没有这一次这样叫他倾注感情 56
- 六 她睡不着。当年那个南方小乡村的纯情少女、然后是上海郝家媳妇又都回来了,无情地撕裂着她 65
- 七 汤弭波和申公满只知道兵临城下,但不知道已经在一个不当心间杀进了家门口。据说这是多元时代才有的多元家庭 80

- 八 美容霜,老黄历;办超市,买卖证券。聂金贵和卜广东这两家子,身份不同,可碰到的是同样的麻烦…………… 99
- 九 装潢材料总汇,大达银行,左邻右舍,土的洋的无处不是乡下人在当家。这就是当代无法回避的现实…………… 113
- 一〇 “舒城”和“中南”所设的圈套里,有一环竟因为颖珍而与申公满相关。真是鬼使神差吗…………… 126
- 一一 见面不见耳的申公满,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和时代·巴赛公司捉迷藏似的,原来事出有因…………… 143
- 一二 债主盈门,没有料到好不容易订好的那一批廉价瓷砖,居然就这样错过了机会…………… 158
- 一三 小翠,尉安,褚婉敏,一支支命运交响曲,都聚集到汤弭波这一根弦上来弹奏了,不知将会奏出何种曲调…………… 170
- 一四 弄不清大上海在左右乡下人,还是乡下人在左右大上海的时日,他不禁想起了“生儿像羊不如生儿像狼”这句名言…………… 195
- 一五 一次次谎言,叫他对聂老板从信任到恐惧;一封信函,却叫他同小翠感情接近。他急需要老友指点…………… 212
- 一六 “大上海小市民”的帽子竟然落到陈匡植的头上,没想到资金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防止退化,真会如此步履维艰…………… 222
- 一七 中南证券公司和郭秉臣精心策划的游戏,

- 使方况直感到被套的正是自己。站在幕后作对的这位大掣是谁呢…………… 237
- 一八 走投无路的聂老板，到处撒网，却不见半条柳条鱼，他不禁一而再地想到了北京那位“庞爷”…………… 258
- 一九 办超市也是输，炒股票也是输，输红了眼的卜广东到啥地方找回那份心理平衡呢？聂老板，只好对不起你了…………… 268
- 二〇 找不到卜老板，聂金贵只能另找门路筹钱了。可都是乡下来的，能给的只有同情。他又想到了“庞爷”…………… 283
- 二一 春宝相信遇到了一位救命菩萨；这位救命菩萨却把她们看作一份资产。双方能不能找到共同点呢…………… 295
- 二二 一份情况报告，使汤弭波对这个女人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居然丢开了装修居室中隐藏着的祸祟应约而去…………… 311
- 二三 上海商城的外商沙龙聚会。本地化、上海化就是这样铿然相撞而发出火花，让他们思想熊熊燃烧起来…………… 331
- 二四 汤弭波愿尽全力帮助小翠，却不知自身正在变成一只替罪羊，等着他的将是一场更难以承受的麻烦…………… 344
- 二五 意外事件接踵而至。他开始怀疑自己以往判断；他更不相信，大上海更新，需要他偿付如此巨大的代价…………… 356
- 二六 在“中南证券”，郭、麦联盟以为介入的只

- 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小角色，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主力巨头…………… 368
- 二七 真是“祸兮福之所倚”吗？汤弭波正待按照方况的主意行事的时候，小芷母女却使他走上了另一条路…………… 385
- 二八 聂金贵真的是碰到一堵钢墙上了。病急乱投医，口渴喝盐卤，竟想到许多教春宝担惊受怕的主意…………… 400
- 二九 翻本的机会就这样错过，夫妻反目了。卜广东只能转让半吊子超市，取得心理和经济上的平衡…………… 415
- 三〇 山穷水尽的时候，真的会峰回路转么？四面碰壁的聂金贵，居然想到了自己拉山头当“庞爷”了…………… 422
- 三一 郭秉臣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褚婉敏有可能把一心想卸下的枷锁重新戴上。她累极了，她渴望着他给她一个归宿…………… 438
- 三二 她和他，他和他，都市和乡村，“时代”和“时代·巴赛”都将在大上海汇合了，弄得他不知谁是真正的乡巴佬…………… 460
- 三三 “大上海小市民”和打工妹之间的种种悲喜剧，就是这样把汤弭波拉进去的。可除了一番好心，他能做什么呢…………… 471
- 三四 陈匡植和裴鸿祥。他们的亲身经历与现实，驱使他来到人才市场，从横向交汇中寻找大都市应有的活力…………… 486
- 三五 陈匡植教汤弭波发现褚婉敏的“大后方”

- 和大增值的资本，竟有如此独特的光彩，
不知方况却因此陷入了重围…………… 501
- 三六 麦湛恩和赖晓澄联合策划的“丢卒保车”，使方况发现历史真在重演。但他还不相信自己会是这场戏中的悲剧人物…………… 511
- 三七 方况惨败，逼使汤弭波产生直接进取“时代·巴赛”和褚婉敏的计划，没料到申公满早已轻取高鲁博了…………… 523
- 三八 她可以狂热地把这些乡下人同莽荒一起作为艺术来欣赏，当他们真正闯进自己生活的时候，却不惜让自己变成成为一只狼…………… 535
- 三九 旧债未清又添新债。颖珍带来了时景熹的线索，使旧的希望破灭了又有了新的希望，看他能不能闯过这一关…………… 549
- 四〇 汤弭波使小翠深信，他是我在上海碰到的最好最好的好人；但聂老板却认定他是天底下心肠最硬的锅底肚娘舅…………… 566
- 四一 没料到“庞爷”不过是只小螳螂，春宝对他也会这样毫不顾念夫妻情分，一片真情对待他的，的确只有小凤…………… 579
- 四二 春宝为了帮丈夫，小凤也是为了帮金贵。可惜冤家路窄，明明暗暗，男男女女的对头都在这个场所碰头了…………… 600
- 四三 三副挽联写出了父子仨不同的命运。最惨的是挽人又挽己的方况。聂老板却启发了他如何去摆脱替死鬼的命运…………… 617
- 四四 高鲁博就这样改变了尉安的思想观念。

他们向汤弭波展现的宽广舞台，婺江市的委托，教他和陈荪、小芷殊途同归·····	630
四五 不论是对自身还是对朋友，在这样的环境里，都无法回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种角色，汤弭波开始演得这样义无反顾·····	642
四六 诸事不宜！小凤那一招行不通，春宝却给她拖下了水。他总算明白了：“庞爷”“螞爷”或“螞庞”原来都是一票货色·····	656
四七 黄金能增添光泽，同时也会叫世界变形，尤其是褚婉敏这样的女人。这是喝饱了洋墨水的博士想不到的·····	671
四八 卜老板和浦老板，都在寻找聂老板。千根线都穿到一个针眼来了，汤弭波却不能不乘机退到了幕后·····	691
四九 都在寻求最佳结合点，结局却迥然不同。帮婺江市与上海市成功接轨的汤弭波，需要的却是一个能从破碎中回归的世界·····	701
后记·····	725

—

从十六铺码头到中南证券公司。聂金贵
找汤弭波，经方况介绍，就这样成了一对
商业伙伴的

十六铺码头上，新建的候船大楼，耸立在浩淼的黄浦江边。

宽广新颖的候船大厅，经过扩建，依然是拥挤的，狭小的，喧闹的，仿佛永远没有一个清静的时候。差不多全是外乡人，或是从上海回乡去的，或是刚从水路到上海来的。随身携带的，有来自穷乡僻壤的蒲包竹篓，有贴着东洋或西欧名牌商标的精美华贵的皮包背包；绝对现代的建筑装潢的空间里，是永远打扫不尽的各地带来的尘土和斑斑驳驳的污物痕迹……现代的都市文明和古老的乡村习俗，就这样交错着；从大上海往外带的都市香风，从乡村和小城镇带来的泥土和阳光的气息，就是如此不协调地在这里一并容纳……

暮春阳光直射在马路上，直射在过往的车辆行人上，有点儿灼人了。

春宝神情专注地看着马路那端过来的行人，又一次自言自语地咒骂：“这时候了，还不来！这只棺材……”她吃了一惊，仿佛突然露了丑老底，也仿佛是一年多来强制自己养成的“上海习惯性”的反应，急忙把话咽住。自从她知道上海人，尤其是像她这种年龄的女人，骂人一般用的是“十三点”、“有毛病”、“吃错了药”、“憨大”、“阿木林”等等以后，她就明白骂出这一声“棺材”来

是多么蠢的了。它马上就暴露了你是乡下人，马上就会给你带来多么意想不到的冷遇，不管你包装得多么雍容华贵，上海话说得多么流畅，也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她无处不留心，苦苦地改了一年零三个月，可回乡去只有这几天功夫，又在一个不经心间，把乡下人的“注册商标”亮出来了！她连忙回头看了一眼，生怕被给自己带到上海来的“表妹”——其实是紧邻的亲戚听到似的。

身后，候船大厅门内，费颖珍正老实地守着那两只大旅行袋，面对这成群的高楼，满街的车辆，又浓又长的，她一直引以为骄傲、却叫别个姑娘都感到妒忌的睫毛下，射出两股惊异的光。刚进港时，春宝就以一个老上海的口吻，向初来乍到的她介绍过上海，可没想到会这样的繁华！

春宝放心地转过头来。身前是一群不开口就很难区分是不是上海人的小摊贩。她轻轻地抿了抿上了唇膏的双唇，悄悄地垂下左手抖了两抖，让不知什么时候滑到手腕上部去的那只18K绞丝手镯，抖回到袖口外面来，同手指上那两只闪光戒指一起，帮她显示自己的身份。再看了看右手腕（也是学上海一些姑娘的戴法）上金光闪闪的镀金电子手表，然后继续注视马路对过的人行道。嘴上吐出一声可以让上海人乱真的音调，又狠狠地补骂了一声：“这个瘪三，有毛病啦，到这时候还不来？都快一点……”“了”字还没有出口，她看到了他。

聂金贵正急煎煎地直闯红灯，从密匝匝行驶着的车辆间，朝她这个方向奔来，生怕她等急了，老远就向她扬了扬手。

她朝他白了一眼。不过，他手拎“大哥大”提包^①，身穿薄型

① “大哥大”：狭长而又深厚的小皮包，因其本来用于装手提电话而得名。但因其有一个体现“大款”的名称及小巧而为经商者所欢迎，作为普通皮包使用。

西装，打着领带，脚蹬时装鞋，完全不像自己那个种地挑大粪的丈夫的派头，使她一阵松心之后，便骄矜地回过头去，高声地说：“颖珍，他来了！这只……瘪三！……”

颖珍这才从这个大都市给她的惊异中醒过来，忙拎起其中一只大包迎上来。

聂金贵已经来到春宝的面前了：“急死我了。马上要去接一笔生意……”

春宝却故意让眉眼结了一层霜，似信非信地从鼻腔里冲出一声“哼”。

对她这种脸色，他仿佛早习惯了。只关心地问：“小牛听话吗？”

问起儿子，她便低下头，难过地说：“有啥听话不听话的，只好哄哄……今天，我还是偷偷地来的。他知道我把他一个人丢给奶奶，哭呀找呀的，不知道会闹成啥模样呢……”说着眼圈就红了。

“不要紧的，跟奶奶过上一两个礼拜，就会习惯的……”他安慰她说，“到这几个工程完工，钱到手了，我们就回去看看他，要想重新带在身边，你就仍旧带在身边吧！……”

她低头不作声，只悄悄地把停留在眼眶里的泪水抹去。

他赶紧转过话题，关心地问道：“……钱，你借到多少……”

她目光变得越发暗淡了，摇了一下头说：“等会说……”

“没有？！……”他一急，哪等得及？“我二叔……”

“等会说，”她急忙回过头，轻轻地抬了抬下巴，“你看啥人来了？……”

他这才发现了同来的还有这么一位“亲戚”。便迎上去，高兴地说：“颖珍，你也来了，真没有想到……”

“表姐夫！”颖珍妩媚地笑着，解释说，“我到姨妈家住了半个